

五 ■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催生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日暖兮夕涼
魚龍兮水底
細沙場上
生
待日
魚龍
魚龍

于右任與張大千，
一個以書法名世，一個丹青獨步於畫壇，
又都是人人稱羨的美髯公，
意外地在西北荒地碰了面，把酒言歡不在話下。
于右任回到重慶後，積極地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催生，
半個世紀以來，敦煌學已擠身為當代顯學之一，
這個善果，實肇因於當年兩人在西北的一席話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標準草書刊印隔年，也就是民國二十六年，抗戰軍興，年底政府宣布全面抗日，于右任隨著國民政府遷往重慶，但標準草書社仍有同仁留在上海運作，函商筆授，並持續進行草書的修訂工作。

●抗戰八年期間，于右任除了繼續主持監察院的公務之外，對於文學和書法，也未曾偏廢，一度與張庚由、慶沈庵、劉延濤等人組成詩會，每週雅集一次，選題賦詩，編入《中華樂府》。當時劉、張二人和于右任一起住在重慶上清寺的陶園，于右任和他們兩人約定，每天晚上十一點開始，聚在一起讀書一個小時，所讀的內容包括《杜詩》、《白石詞》、《文選》及《詩經》等書。根據劉延濤的回憶，于右任讀起書來就像在演講朗誦一般，充滿音韻、節奏與感情，許多不容易了解的文章，經過于右任一讀，文義躍然紙上，聽的人就豁然明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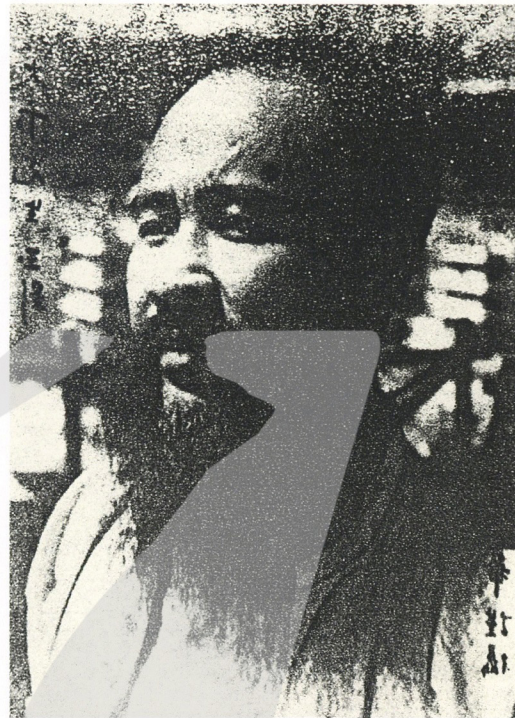


5-1 莫高窟外場景（李賢文先生 攝）

●他們當時是一個個輪流讀書，讀累了就換人，因為于右任讀書好聽，劉延濤和其他文友就假裝困倦，呵欠連連，讓于右任一路讀下去。

●于右任此間的另一件雅事，則是赴西北考察時，與張大千在敦煌的會晤。張大千是在抗戰爆發後，從上海回到四川老家，隱居在青城山，因為仰慕敦煌中隋唐以前的壁畫彩繪，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來到敦煌莫高窟。他說自己「流連繪事，傾慕平生，古人之跡，其播於人間

者，嘗窺其十九，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跡，乃類於尋夢。」言下之意是古人傳世的畫作，十有八九已經鑑賞過，但六朝隋唐以上的畫跡，卻渺如夢境，不得見聞。來到敦煌的張大千，就如同實現了美夢一樣，因為這裡成千上百堵佛教壁畫，大半出自元魏到盛唐的畫工之手，正是張大千讚歎的「先蹟之奧府，繪事之神皋」，他原先計劃只在敦煌臨摹壁畫半年，最後卻整整待了兩年又七個月。



5-2 在敦煌時期的張大千



5-3 張大千在敦煌洞窟內臨摹壁畫

1937 ◆在漢口視察時舉辦「民族詩壇」及「報國半月刊」。

1939 ◆移居重慶歌樂山老鷹崖山洞，曾手寫唐詩草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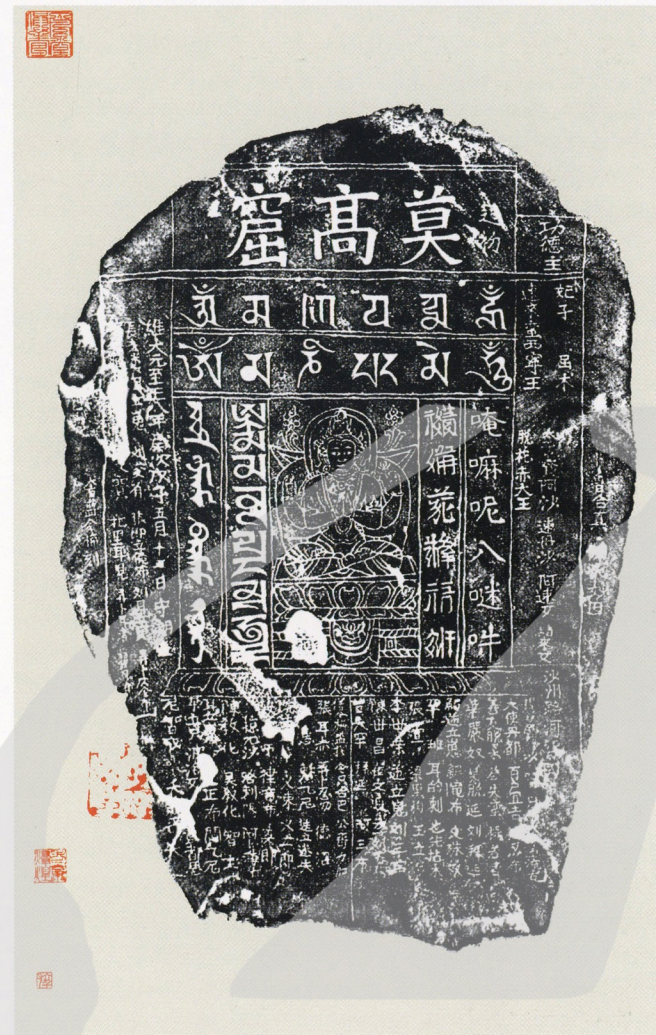
1942 ◆增訂刊佈多年努力倡導的「標準草書千字文」。

●張大千來到敦煌以前，敦煌文物被盜的情況已經相當普遍，其中又以經卷和繡像流失最為嚴重，幾乎被來自法國、英國和俄國的探險家盜賣一空。而張大千住進敦煌以後，又發現許多洞窟被流沙掩埋，或被牧民當作牛棚羊舍，二層以上的石窟，因為原有的木梯已經損壞，旅客為了進到洞內參觀，便直接從側面鑿壁而入，破壞了大量原有的壁畫。張大千眼看著國寶無人看管，被這麼任意糟蹋，心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之時，于右任便適時的翩然來訪了。

●于右任此行是為了考察整個大西北地區，行程包括蘭州、青海、西安等地，經過敦煌的時後，因為得知張大千在這裡畫畫，就多盤旋了幾天。原來于右任與張大千在上海就已經認識，一個以書法名世，一個丹青獨步於畫壇，而兩個人又都是大鬍子，人人稱羨的美髯公。張大千一聽于右任到來，當即放下筆墨顏料，親自下廚準備款待老友。那天是

西元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，剛好是農曆的八月十五，入夜之後，朔風才起，一輪皓月映照著千佛洞外的鳴沙山，大地一片銀白，好不璀璨。于右任與張大千意外的在這西北荒地碰了面，兩人把酒言歡，不在話下，當場張大千就把他在敦煌的所見所聞、文物如何遭到破壞的情形，一五一十說給于右任聽。

●于右任本來知道敦煌文物的珍貴是無與倫比的，卻不曉得破壞的程度還在自己的想像之外，正盤算著要如何來保護這些國之重寶的時候，張大千卻拿出一個木盒，于右任打開一看，赫然發現是一隻斷手，仔細的包裹在一張泛黃的、寫滿了唐人字跡的絹布內。張大千解釋說，這隻手是唐朝一位名叫張君義的將軍之左手，他因為奉命西征，立下戰功卻反而受罰，為了對朝廷表示抗議，他斬斷左手，並且寫下自己的冤屈，埋在佛窟中。于右任有一首詩寫道：
丹青多存古相法，脈絡爭看戰士拳。



5-4 張大千捐給故宮博物院的元代石刻拓本「莫高窟」

更有某朝某公主，殉國枯坐不知年。其中「脈絡爭看戰士拳」說的就是這個典故。●張大千對于右任說：「我張八只是一個平凡百姓，為了傳承祖先的文化遺產，不遠千里來到敦煌，你是政府要員，你更有責任保護這些無價的藝術瑰寶。像今天我在這裡撿到這麼重要的唐

人墨寶和一隻斷手，竟不知要送到那個單位保存，而看著外國探險家一次又一次來盜取文物，真覺得民族蒙羞啊！」于右任聽完張大千的話，深有同感，便提出設立「敦煌藝術學院」的想法，並答應回到重慶之後，立即向國民政府提出建議。



5-5 張大千摹敦煌莫高窟壁畫「五代梁迴國聖天公主曹夫人像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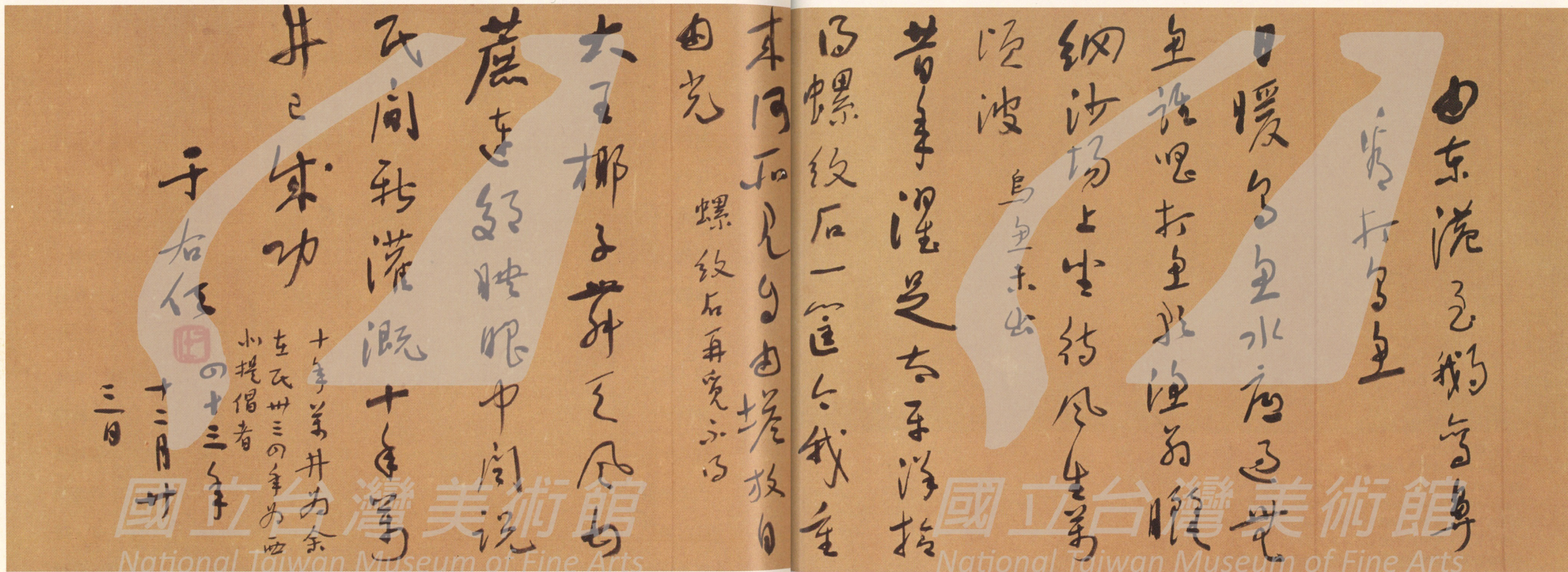


5-6 張大千摹敦煌莫高窟壁畫「伎樂菩薩」

●同年十二月，于右任結束考察之旅，從西北飛回重慶，抵達當天，就向政府遞上了一份提案，建議成立「敦煌藝術學院」。提案對於敦煌石窟的重要性、保護的急切性，有如下的說明：「千佛洞距敦煌縣城四十里，依崖築鑿，綿亙里許。志稱有千餘洞，除傾地沙埋者外，尚有五百餘，有壁畫者計三百八十，包括南北朝及唐、宋、元各時代之繪畫泥塑，胥為佛經有名故事。設計之嚴謹，線條之柔美，花邊之富麗，絕非尋常畫匠，大半出自名手。……惜在過去未加注意，經斯坦因、伯希和盜取洞中藏經及寫本書籍，復經白俄摧殘，王道士塗改，實為可惜。……此東方民族之文藝淵海，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，世稱敦煌文物，恐遂湮銷，非特為

考古家所嘆息，實是民族最大之損失。」

●于右任這番話雖然切中敦煌文物迫切的危機，但當時國府正處於抗戰時期，經費短絀，並沒有辦法立刻成立敦煌藝術學院，所幸行政院最後在一九四三年通過議案，先以精簡的人力成立「敦煌藝術研究所」，待時機成熟再擴充為藝術學院。這一個決定雖然使得敦煌藝術學院的設立變得遙遙無期，但「敦煌藝術研究所」卻立即發揮了它保護、研究、發揚敦煌文物的作用。半個世紀以來，敦煌藝術研究所運作不輟，敦煌學也擠身為當代顯學之一，這個善果，實肇因於當年張大千與于右任在西北的一席話，以及于右任積極的呼籲與催生。



5-7 于右任自作詩三首。

由東港至鵝鑾鼻看打鳥魚。日暖鳥魚水底過，無魚誰唱打魚歌，漁翁曬網沙場上，坐待風生萬傾波。（鳥魚未出）。

昔年灌足太平洋，拾得螺紋石一筐，今我重來何所見，自由塔放自由光。（螺紋石再覓不得）。

大王椰子舞天風，甘蔗連郊映眼中，聞說民間新灌溉，十年萬井已成功。（十年萬井為余在民四十三、四年為西北提倡者。）

這三首詩是于右任在民國四十九年底，遊屏東所作的三首七絕。

（黃永春先生 提供）

杜鵑

杜甫

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。涪萬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。
 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。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蒼天。
 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
 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仍為餓其子，有若奉至尊。
 鴻雁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。行飛無跪乳（乳跪），識序如知恩。
 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。君看禽鳥惜，猶鮮事杜鵑。

杜鵑
 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。涪萬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。
 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。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蒼天。
 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
 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仍為餓其子，有若奉至尊。
 鴻雁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。行飛無跪乳（乳跪），識序如知恩。
 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。君看禽鳥惜，猶鮮事杜鵑。

5-8 杜甫詩 杜鵑

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。涪萬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。
 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。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蒼天。
 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
 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仍為餓其子，有若奉至尊。
 鴻雁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。行飛無跪乳（乳跪），識序如知恩。
 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。君看禽鳥惜，猶鮮事杜鵑。

（黃永春先生 提供）

灣美術館
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